

# 媒体纪实叙述的戏剧化

◎王强

(闽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戏剧化是当下媒体纪实叙述的一种偏好, 是吸引受众注意、实现新闻大众化的重要手段。电视现场直播是媒体演示叙述的典型样式, 是媒体戏剧化叙述研究“扩容”的重要内容。演示叙述的戏剧化更多地表现在“表演性”上, 体现出视觉文化时代形象表意的重要性。与媒体叙述戏剧化相关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叙述格式化与标准化, 它既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又涉及媒体“话语身份”、不同体裁“脚本”共享、“元叙述”和“原型叙述”等问题。

**【关键词】** 叙述 纪实 戏剧化 新闻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687 (2017) 2-059-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7.02.012

## 一、媒体叙述的戏剧化与大众化

纪实叙述的体裁类型非常广泛, 按照时间向度大致可以划分为新闻、纪录片、电视采访、广播电视现场直播、广告等。这些叙述体裁与受众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不过, 纪实型叙述指涉现实, 未必是对事实的客观呈现。大众传媒历来被期望为受众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但受众的这种期望却屡屡受挫。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媒体试图以戏剧化的叙述取悦于受众。“戏剧化”是虚构叙述的惯用手法, 它要求在叙述中强化冲突和悬念等元素, 是虚构型体裁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戏剧化”叙述侵入纪实体裁, 势必消解其严肃性和客观性, 甚至造成假新闻泛滥, 媒体公信力流失, 拉大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距离。这正体现出大众传媒与受众关系的吊诡之处: 媒体以戏剧化和娱乐化的叙述讨好受众, 结果却适得其反。但不可否认的是, 尽管不少受众对这种哗众取宠的新闻媒体大失所望, 很多受众却是其铁杆拥趸, 乐于接受这种被冠以“垃圾新闻”

(trash journalism) 的叙述。

戏剧性素材通常具备较高的新闻价值。布鲁纳 (Bruner) 指出: “一个故事要值得说, 就必须是关于某个隐含的常规脚本 (canonical script) 是如何被打破的, 被违反的, 或被背离的。”<sup>[1](169)]</sup> 这其实说的是新闻事件的“可述性” (narratability) 问题。W. 兰斯·班尼特 (W. Lance Bennett) 在分析美国新闻生产的戏剧化倾向时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对媒体来说, 最佳的新闻素材是危机, 而不是慢慢构成危机的过程, 因为只有危机才符合戏剧化倾向性的需要。新闻中表现的‘危机周期’是地地道道的戏剧大餐: 情节跌宕、有始有终、人物形象鲜明。”<sup>[2](55)]</sup> 新闻报道热衷于处理“反常规”的事件, 似也无可厚非, 因其合乎新闻价值的本质要求。道格拉斯·凯尔纳 (Douglas Kellner) 在透视当代美国社会文化时提出的“媒体奇观” (media spectacle) 概念, 也包含了媒体叙述戏剧化的表现: “媒体奇观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

**【基金项目】** 2016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经典叙事语境下的当代新闻文化研究” (FJ2016B190)

**【作者信息】** 王强 (1979—), 男, 山西大同人, 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传播学与叙述学。

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sup>[3]</sup>“媒体奇观”席卷全球，构成了当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的重要组织运作逻辑，可视为纪实叙述戏剧化日趋加剧的表现。严肃的政治生活也成为媒体戏剧叙述解构的对象。在凯尔纳描述的“媒体奇观”中，“好莱坞化”的美国“总统政治”是重要的分析样本，其构成了一种“奇观政治”。在选票和收视率的压力下，政客与媒体合谋完成了政治娱乐化的叙述实践。

大众传媒的戏剧化叙述并不局限于戏剧性素材的处理。一些“可述性”低的事件，经过媒体的戏剧化叙述，同样可以人为地营造“悬念”，吸引受众注意。但在所谓的“悬念”揭晓之后，此类叙述往往会让那些被吊足胃口的受众产生一种受骗感。这也是此类叙述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这种“煽情主义”的叙述内容琐碎空洞，格调低俗，正与“小报新闻”（tabloid journalism）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媒体叙述的戏剧化其实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选择戏剧性素材作为叙述内容；二是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事件。

戏剧化是当下媒体叙述的一种偏好，这种极具娱乐色彩的叙述方式风头正健，“纪录肥皂剧”（docu-soaps）以及“真实电视秀”（reality-based television）节目层出不穷。其也成为“新闻娱乐化”趋向的重要表征。富兰克林（Franklin）曾用“新闻娱乐化”（newszak）一词描述英国新闻叙述变革中“软”新闻逐渐取代“硬”新闻的趋势。事实上，“新闻娱乐化”与“小报化”的指称比较接近，它们都是“信息娱乐”（infotainment）的表现形式。“新闻娱乐化”的弊端显而易见，但其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首先，它是“新闻大众化”行之有效的操作手段。历史上，大众传媒的纪实叙述一直在新闻价值和娱乐价值之间难以取舍，就是基于如此的考量。这种可以概括为“审美叙述”的新闻模式是媒体的一种自觉选择，通常是为了吸引受众，以叙述的戏剧化和娱乐化换取新闻的大众化。

其次，戏剧化叙述未必都是哗众取宠的噱头。假若处理得当，它可以导向对新闻事件的深度探问，并成为“好新闻”必要的构成元素。W.兰斯·班尼特提供了判定戏剧化与好新闻之间关系的标准：“个人化的角度和戏剧般的情节或形象可以有很多方式吸引受众，使他们看到某一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或使之对某一局

势有全局的了解。能否做到这一点，就是好新闻与坏新闻的关键区别之所在。”<sup>[2][64]</sup>媒体叙述的完成依赖于受众的参与，好的新闻事业固然需要媒体传达严肃信息，但前提是媒体叙述让严肃新闻更具亲和力、获得大众接受，这是摆在媒体从业者和学术研究者面前的难题。叙述方式的变革无疑是可以选择的路径之一。赫伯特·J.甘斯（Herbert J. Gans）致力于推动新闻在公民民主建构中的作用，并构思设计了具体的变革计划，其中就提到可以采用“新闻虚构小说”的形式，以虚构或戏剧手法来处理新闻素材。他认为：“无论如何，新闻故事都有潜力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使人们对‘真正的新闻’产生更大的兴趣。”<sup>[4][260]</sup>

在大众传媒时代，新闻媒体与娱乐媒体之间差异显著，壁垒分明。而在经济压力和传播技术变革的持续推动下，新闻与娱乐的界限逐步消弭和瓦解，原先横亘在公共事务与大众文化、新闻与非新闻、公民与消费者、专家与媒体人之间的高墙迅速崩塌了，新闻大众化在新媒介环境下迎来了新的契机。戏剧化和娱乐化叙述同样可以介入公共事务，并发挥政治功能。论者正是因此感到固守新闻与娱乐之间界限的困难：“新闻的对立物并非娱乐……很多杂志文章、小说、电影以及电视节目，以及众多令人眼花缭乱不断变化的娱乐形式，若是以实际发生之事为根据而改编的情节剧、电视纪录片、肥皂剧和脱口秀等也在传达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对此应如何区分？”<sup>[5]</sup>不同类型的媒体叙述互相渗透和影响，媒介体裁整合的进程大大加快，由此导致媒体话语权的悄然转移。新闻媒体和精英分子作为“信息看门人”的特权建制被消解，公众意见的影响力借由众声喧哗的戏剧化和娱乐化叙述大大增强，促进了精英与大众关系的调适以及多元文化立场的形成。

## 二、演示叙述的戏剧化

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以及媒体技术的变革与发展，推动叙述向多种学科、多种媒介弥散，拓展了叙述学的研究视域。“广义叙述学”的建构成为深化叙述学研究的必然要求。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一书中对叙述体裁作了基本分类，囊括了各类体裁适用的多种媒介。在分类过程中，赵毅衡修正了传统叙述学关于叙述定义的“时间回溯”规定，根据时间向度（过去、过去现在、现在、类现在、未来）的不同，将叙述体裁划分为“记录类”“记录演示类”“演示类”“类演示类”“意动类”五种，并给予

当代文化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现在向度叙述”“演示性叙述”以充分的理论观照。演示性叙述的媒介包括身体、影像、实物、言语、心像、心感、心语等。<sup>[1](1)</sup>对于大众传媒生产的纪实体裁来说,电视和广播的现场直播是演示叙述的典型样式,是媒体戏剧化叙述研究“扩容”的重要内容。

现场直播(尤其是电视)实时直观地呈现新闻事件的现场,凝缩了媒体事件与受众之间的时空距离,带给受众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媒体事件”(media events)是现场直播的重要内容。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名著《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着重分析了电视直播下的重大仪式性新闻事件,凸显其作为演示叙述的独特性。仪式事件演示叙述的戏剧性并不在于强烈的冲突,与那些具有戏剧冲突色彩的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相反,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所谓的“媒介事件”致力于营造一种节日般的和解气氛,它“崇尚秩序及其恢复”。以肯尼迪这个新闻当事人为例,论者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葬礼,而不是他的遇刺。正因为如此,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也把“媒介事件”称为“电视仪式”“节日电视”,甚至“文化表演”。由此可见,这类演示叙述的戏剧化更多地体现在“表演性”上面,这与文字叙述的戏剧化存在重大差异。这是视觉媒介崛起的产物。在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秀场”当中,形象表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电视媒体在编写“媒介事件”的脚本时依然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展现戏剧冲突的机会。《媒介事件》一书所概括的“竞赛”和“征服”这两种脚本就是如此:“拿‘竞赛’来说,电视突出强调竞争双方的对抗性。研究表明,把比赛叙述为选手间长期仇视的戏剧,可以增强电视观众的兴奋。……对‘征服’来说,电视台把大众请来见证一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件。它突出的是只有非同一般的措施才能化解的僵局,强调任务的艰巨及风险的巨大——一切都采取一个开放式的悬念故事形式。”<sup>[6](42-43)</sup>这种戏剧化叙述的结构与虚构情节剧如出一辙。

“媒介事件”的“表演性”体现在这类事件往往是经过提前策划和推演的,它为事件当事人提供了现场表演的“脚本”。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特(Daniel J. Boorstin)在《形象:美国假事件指南》一书中曾把这类经过策划而刻意制造的新闻事件贬斥为“假事件”,并把这种经过策划和设计的新闻事件与戏剧表演等同起来。“新闻事件差不多成为‘戏剧表演’,人

们的行动都遵循着‘准备好的剧本’进行。对于努力‘制造’新闻的记者来说,他们喜欢假事件呈‘等比级数’一个一个地向前发展,这种仪式化的发展方式使新闻报道更容易操作。”<sup>[4](249)</sup>而新闻报道中的政治“作秀”以及其他恶意的新闻炒作往往因其虚假表现而引发受众的反感。但有的论者则对所谓的“假事件”持开放态度:“浪漫主义者把它们看做是现实的另一种,甚至可能是高一级的选择形式。”<sup>[6](35)</sup>

事实上,当下的新闻生产中,媒体对事件进程的介入越来越普遍。正如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所指出的,在“媒介事件”的三方(组织者、电视台、观众)协商过程中,电视台的角色同样举足轻重。而突破新闻专业主义经典模式的“介入式新闻”,则展现了记者在推动新闻事件发生、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在此类演示叙述中,记者也加入“表演”当中,俨然成为“新闻戏剧”的主角。有些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怀有浓厚的“英雄”情结,他们的表现更像好莱坞电影的主人公。如此一来,“调查性报道看上去就像是‘特技’,且与娱乐表演并无二致,甚至处在被娱乐表演取代的边缘。”<sup>[7](377)</sup>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记者个体形象的可识别性越来越突出,明星记者应运而生。这当然是拜视觉媒介所赐。跻身名流阶层的记者,由此成为戏剧化演示叙述的重要角色。比如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推出的特别节目《撒贝宁时间》,利用计算机虚拟技术重建犯罪现场,撒贝宁被塑造为“刑事侦探”,引领观众进入戏剧情境,破解一个个谜案。主持人不再冷眼旁观,而是置身“现场”,煞有介事地探寻证据,演变为罪案侦破的主角。

电视直播的“媒介事件”虽然按照已经拟好的“脚本”上演,但依然是即兴的,具有悬念性。这是演示叙述的一个基本特点:“哪怕有剧本、乐谱等,哪怕竞赛和游戏有规则、有程序,哪怕事先经过严格排练,都不能替代表演者(玩家或演员)的临场发挥。因此演示叙述展开的特点是悬疑,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下一步不可预知,是演示的最基本动力与魅力。”<sup>[1](42)</sup>这是演示叙述戏剧性的一个重要根源。按照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概括,“媒介事件”只有“竞赛”“征服”和“加冕”三种脚本,但却丝毫没有减损观众的兴趣。因为“事件的发生是活的,转播在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中进行:法国人称之为直接播送,因为它们具有不可预见性,至少无法预见哪儿会出毛病。即使一场交响乐演出的直播也含有这种紧张因素。”<sup>[6](6)</sup>在“媒介事



件”上演时，观众成为即兴观赏者，节外生枝的插曲甚至会导致整个事件失焦。如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会徽的展示环节，精心设计的五朵雪花只绽开四朵，未能按原设计变成奥运五环标志。这一意外情节成为各大媒体争先报道的焦点，甚至掩盖了整个开幕式的光彩。

即便各方已就编排“脚本”进行了协商，但“协议”在突发事件面前也时常失效。事实上，媒体在这一过程中一直纠结于“演员”与“观察员”的角色冲突。如果承诺做“演员”，那么媒体就要严格执行“协议”，“它使电视台看不见其传送事件的非脚本化方面”。<sup>[6](97)</sup>但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媒体保持客观中立的“观察员”身份。因此，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往往难以信守“协议”，它需要回归其新闻记录的本职。如此一来，“媒体事件”进程被打破，新的悬念和冲突占据了受众的视线。

与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对电视文化的观察语境不同，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聚焦于“数字化时代”电视叙述发生的新变：传统的线性叙述结构趋于崩塌，一种“现在式”的流行文化已诞生。其实对于以实时直播为看家本领的电视来说，展现富有冲击力的“现在式”情境本就得得心应手。面对数字时代带来的“当下的冲击”，一些电视节目虽缺失了线性叙述的戏剧结构，但并未放弃戏剧效果的营造。基于保持收视率的压力，电视编导现在面临的全新挑战在于“如何激发出传统叙事手法对观众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以及其他感受和觉悟，但又不必像传统故事情节那样繁复费劲。于是，他们创作的角色都是一睁眼就已置身于某种情景之中”。如此一来，线性叙述的情节铺垫都俭省了，电视屏幕直接展现具有轰动效应的戏剧性情境。这并非电视叙述戏剧化惯例的失效，反而可视为演示叙述戏剧化的极端变异表现。以流行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为例，“这种不用剧本、低成本的节目正慢慢代替众多具有故事情节的电视节目。这类制片人一旦意识到不必再花钱请编剧和演员，就立即放弃了线性的叙事结构。他们只需选对那些最容易产生戏剧效果或至少有点儿冲突的场景或地点，然后打开摄像机拍摄就可以了。”<sup>[8]</sup>摆脱了线性故事的叙述任务，电视须演示愈来愈新奇、耸动、惨烈、震惊的戏剧性场景。这样做看起来简易，后果却令人忧心。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沦为碎片化、低俗化的极端情境的拼贴，显示出当下电视文化趋于堕落的症候。

### 三、媒体叙述的戏剧化与格式化

新闻写作实践中生成的戏剧化叙述套路，成为记者新手的入门指南，并建构了媒体叙述的传统。毫无疑问，按照事先编排的脚本进行戏剧化叙述，可以提升媒体的工作效率，这是新闻时效性的内在要求。即便那些摇曳生姿的新闻文本，依有参考样式可循。塔奇曼（Tuchman）就将软新闻和深度报道称为“形成处理未知世界的常规惯例”。<sup>[9](371)</sup>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新闻主义”叙述，就以其强烈的文学色彩备受读者青睐。而按照“新新闻主义”先驱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初衷，文学化叙述是一种具有“新鲜性”和“原创性”的手段，但不幸的是，这种叙述方式很快就流于格式化。事实上，媒体叙述的创新往往受制于一种格式化的做法。“华尔街日报体”的定型亦是一例。根据新闻写作教材提供的“配方”，媒体记者能够快速克隆结构复杂的戏剧化叙述文本。

新闻报道的格式化并非戏剧化叙述所专有，这是整个新闻文本类型化的结果。“在任何一张报纸或广播电视媒体上，始终只有一小部分新闻报道是毫无征兆的、不可预测的突发性事件，其余都是可预知的。通过使用某些结构和流程，新闻可以被预先生产出来。”<sup>[9](371)</sup>这就大大提升了新闻机构的工作效率，有效降低新闻信息的处理成本。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发现“如果没有标准化、没有模式、没有规范判断、没有对细节公正严格的审视，编辑就会劳累致死。”<sup>[9](372)</sup>作为新闻信息处理的常态化做法，格式化叙述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不少论者对此颇多非议。乔治·雷兹特（George Ritzer）曾以“快餐厅”的生动譬喻，说明现代社会所具备的高效、可靠、可预测和控制的基本组织原则，并创造新词——“麦当劳化”来表述这一时代症候。当今，符号表意也日益“麦当劳化”。媒体叙述的“麦当劳化”体现为高标准化的、打包好的文本大量出现。在截稿的压力下，记者的工作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是按照惯例被动地传送信息而已。鲍勃·富兰克林（Bob Franklin）指出了新闻界麦当劳化的恶果：“新闻以同一模式呈现，带给读者新闻阅读品位的‘同一性’和‘可预测性’，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多对读者‘强迫喂养’的迹象。……新闻麦当劳化最关键的‘不合理’结果就是，顾客不想再进入餐厅。”<sup>[7](166)</sup>由此可见，效率与品质新闻似乎难以兼容。

为提升新闻品质，一种被称为“慢新闻学”（Slow

Journalism) 的理论正在德国新闻界流行开来。这种理论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媒体不再是追逐越快越好,而是越深越好、越慢越好。只有‘慢’起来,报道才可能专注、深入,才可能给读者带来更深入的分析、更全面的视角、更深刻的启迪。”<sup>[10]</sup>事实上,在新媒体冲击之下,时效性差使得纸媒新闻深受其累,不少报纸纷纷停刊关张。“慢新闻学”其实为纸媒提供了一种以生产深度报道内容进行突围的可能。而深度报道又是戏剧化叙述擅长的领地。在解除了截稿的“底线压力”之后,媒体叙述应在深度报道领域积极探索戏剧化叙述的创新方式。

媒体的演示叙述同样流于格式化,各种“媒介事件”虽表面看起来大相径庭,却都可纳入有限的几种脚本框架之中。而这种框架则建基于大众文化程式,受众被动地依赖于媒体建构的叙述陈规和语境。“大众事件有一张我们必须记住的内容表,它依赖于我们必须熟悉的全部文化节目。观众接受帮助,为观看仪式做好准备。叙述者向他们提供节目介绍、描述行程路线、排练精彩部分以及介绍参与者的情况。一旦‘真的’开始了,事件重复着一个已知的模式,仿佛是一曲观众已自己会哼唱的旋律。”<sup>[6](123)</sup>这其实也是媒体与受众协商的一个重要方面,叙述格式是媒体和受众达成的一种体裁契约。对于熟稔的格式化叙述,受众抱有解码期待。而那些挑战受众接受习惯的“陌生化”的文本,则试图对此作出改变。

在纪实叙述中,常规化、标准化的叙述可显示某种客观中立的立场,甚至被认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在分析电视新闻叙述时指出:“一些电视新闻片中经常出现的标准镜头,这些镜头被声称是对事实的真实记录。……这些符号和镜头被认为是一种职业技能,能够让新闻报道更加真实、中立。这些镜头已成为电视新闻片叙述的基本组成,体现了新闻的专业主义精神。”<sup>[11]</sup>这些常规化、格式化的叙述模式因此具有了某种价值判断的色彩。受众对新闻真实性的诉求会给记者带来压力,迫使他们采取保守稳妥的常规化叙述,避免因标新立异而失信于人。此外,常规化、类型化叙述也是媒体处置混乱纷杂素材的有效手段。这些规约性叙述在不同个案中反复出现,容易被受众识别,从而使得新闻的意义得以清晰、高效地传达。

通常而言,不同媒体具有不同的叙述风格,这种风格是其“话语身份”的一种反映:“话语身份是各媒介象征性资本的货币形式,也是区别于卖方市场其他媒体的标志。它提供了自我形象、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并

在时间和空间上规定了新闻的写作风格。”<sup>[12]</sup>媒体“话语身份”的差异造成了风格迥异的叙述文本,成为其独特的身份标记。为保持这种可识别性,媒体的“话语身份”趋于固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叙述风格的多样化。比如《华尔街日报》擅长故事化的叙述,由此生成的“华尔街日报体”声名远播,并产生了品牌效应。这种体式成为新闻史上经典的“型文本”。

在媒体纪实叙述类型中,还有一类有意思的现象,即媒体仿照虚构艺术作品或历史事件的情节,重新搬演。这与纪录片“情景再现”或“真实再现”的叙述比较接近。被选择的再现文本通常具有戏剧性,因而媒体的叙述也是戏剧化的。由于虚构作品或历史提供了既定的“脚本”,媒体的叙述又是程式化的,因此这种叙述也可以归入格式化范畴。如1889年,《纽约世界报》策划的女记者布莱的环球之旅,就是参照凡尔纳科幻名著《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情节完成的。再如2006年崔永元领衔的特别节目《我的长征》,展现了节目参与者重走长征路的历程,其实是对革命历史的致敬。这种“元叙述”类型是一种寄生于“先文本”的媒体叙述。对“先文本”脚本格式的忠实程度,是考察此类叙述文化立场的重要指标。而媒体叙述与“先文本”的张力关系,反而为其增添了魅力。

与上述媒体仿照虚构文本叙述的案例相反,还有一些虚构艺术作品根据新闻报道改编而成,与纪实叙述共享“脚本”。如《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以调查水门事件为主要素材撰写而成的《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一书,就被好莱坞忠实地改编成同名电影,并大获成功。这种现实素材的文艺改编创作司空见惯,二者之所以发生关联,可以归结于新闻事件的戏剧性。归根到底,新闻故事与文艺创作的源头是统一的,二者合流于“一个悠久的讲故事的传统”。“每日新闻”看似常新,不过重复着“永恒故事”,也就是杰克·鲁勒在分析新闻故事时追溯的神话原型:“这些带有根本重要性的故事可以被理解为‘原型’……原型就是原始的人物或框架、强有力的模式、供模仿和采纳的模型。”<sup>[13]</sup>好故事的框架结构总是相似的,因其不约而同地重现了原型模式。这些原型故事同样也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母题。这是不同类型叙述趋向格式化和重复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原型虽然雷同,但重现它的故事叙述始终魅力不减,并能在叙述竞争中胜出。有效地征用神话原型,共享不同体裁的“脚本”,是纪实叙述大众化的重要进路。

## 参考文献:

- [1]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 [2] 班尼特. 新闻: 政治的幻象[M]. 杨晓红, 王家全, 译.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 [3] 凯尔纳. 媒体奇观: 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 史安斌,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2.
- [4] 艾伦. 新闻文化[M]. 方洁, 陈亦南, 牟玉涵,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5] 本奈特, 恩特曼. 媒介化政治: 政治传播新论[M]. 董关鹏,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22.
- [6] 戴扬, 卡茨. 媒介事件[M]. 麻争旗, 译.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 [7] 艾伦. 新闻业: 批判的议题[M]. 纪莉, 石义彬, 译.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 [8] 洛西科夫. 当下的冲击[M]. 孙浩, 赵晖,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26-29.
- [9] 格罗斯伯格. 媒介建构: 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M]. 祁林,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0] 邓的荣. 德国媒体的挣扎与坚守[N]. 社会科学报, 2014-02-20 (08).
- [11] 塔奇曼. 做新闻[M]. 麻争旗, 刘笑盈, 徐扬,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125-127.
- [12] 雷米·里埃菲尔. 传媒是什么: 新实践·新特质·新影响[M]. 刘昶,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20.
- [13] 鲁勒. 每日新闻、永恒故事: 新闻报道中的神话角色[M]. 尹宏毅, 周俐梅,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20.

## On Dramatic Narrative of the Media Factual Text

WANG Qi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China 363000)

**Abstract:** Dramatic narrative is a preference of current media factual text. It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ttract audience's attention, which achiev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ws. TV live broadcast is a typical pattern of media performative narrative. It is the important "expansion" content of media dramatic narrative research. The dramatizing of performative narrative may be manifested as the "performance", which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image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visual culture. An important topic related to dramatic narrative of media factual text is the sty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narrative. It not only embodies th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but also relates to the media "discourse identity" "script sharing" of different genres, "meta narrative" and "archetypal narrative" etc..

**Key words:** narrative; factual; dramatic; news popularization

·(上接第58页)·

##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The Narrative Emerging in New media Era

CHENG Li-rong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0018)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media convergence in the new media era,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congregates huge amoun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together, brings about the exchanging of virtual reality and material reality, and fulfills the capital and resource increment. From the thinking way and features to text content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udience strategies,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narrative of the pre-new media times. Target to create great commercial and social profits by application multiple resources and platforms,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is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The way to think and communicate of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could bring light to the industry transition in China today.

**Key words:** transmedia storytelling/narrative; new media era; narrative